

新唐書

冊二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邱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宋

姚崇字元之陝州硖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與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卽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尙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懼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义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

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廢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

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  
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  
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鷺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  
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旣罷  
乃咨天下事衰衰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  
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  
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  
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  
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  
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襃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  
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  
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

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闔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  
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  
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歲奏度僧尼溫戶彊  
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  
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僧行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  
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  
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  
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  
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  
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  
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  
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  
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

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祿今祿不勝德古者良  
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  
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  
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  
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  
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  
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  
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  
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  
躬萬幾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賈  
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痞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  
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

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

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賊當死崇素親  
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  
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  
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  
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  
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  
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旣具請車駕如  
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  
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  
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  
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磧旣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  
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

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讌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然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謫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

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宅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  
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  
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  
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  
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  
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  
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  
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  
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  
异彝皆至卿刺史

弈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  
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

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閔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閔彊使薦弈及盧奐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閔坐死弈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勛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儻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勣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遂摘索支黨無敢通弊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勣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夔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剗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

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環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環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環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璡遽傳詔令出環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環謝環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數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詔事環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環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環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環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由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

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臚蜀環復言臚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  
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環出則効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  
有告環者環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  
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  
數有請于環環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俟就第安得尙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環請付  
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環曰朕謂已誅矣尙何請環曰人言后私三思陛  
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  
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環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  
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斂封租環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  
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  
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

比冬選流品清并環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

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環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環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環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環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環立遺愛頌環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詔誤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環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環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

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賣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環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縗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遺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環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

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罔圉  
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  
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  
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  
充滿久未決乃命環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  
人環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  
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環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  
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環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  
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  
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  
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  
環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

環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勸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勸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環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環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尙渾怒華衡昇太僕少卿尙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怒尙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康尙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五十

蘇張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恆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廬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核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

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壞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伴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壞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亂壞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壞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壞使按普思者進曰壞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壞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壞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壞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壞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壞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踰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大尉輔政后詔宰

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  
壞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間之嫌不宜輔政壞正色曰遺制  
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壞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  
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  
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乘壞治州考課常最爲宰  
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賄被杖及用事憚壞正卒不  
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頲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  
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壞諸子頲詵顯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  
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  
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  
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壞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  
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

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頽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頽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頽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頽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頽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蚕蠶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勑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

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  
寇場不能無憂蒸蒸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  
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  
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  
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  
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  
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遺渠領干犯  
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  
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  
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  
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  
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爲之詞

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  
璟剛正多所裁決頗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頗輒助成之有  
不會意頗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  
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  
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  
蜀彫効人流亡詔頗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頗尙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  
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  
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頗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  
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頗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  
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舊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  
之頗不聽移書還其譖曰毋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  
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遂上疏曰貞觀

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翫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頽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卽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頽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頽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頽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詵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頽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頽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

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  
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  
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  
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勛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  
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  
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  
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  
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  
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  
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謐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  
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

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追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餉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罇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鍤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惄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場流漲海俯貫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輶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

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牆垣局禁內有榛叢谿谷猛毅所伏  
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  
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覬邊南有夷  
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  
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  
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振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  
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  
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  
朞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  
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  
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  
誅張靈均鄭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

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  
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  
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蠻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  
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己授尚書  
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  
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  
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  
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  
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  
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  
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  
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頽爲相因作五君詠獻  
頽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頽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譽有勳不宜棄

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勑齋稿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騎壘羌胡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土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

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滅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  
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士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  
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帝自  
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  
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祁穀誠四海  
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  
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  
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  
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  
勳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  
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頫等分治選事有所  
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

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詞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  
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  
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  
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稿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疏爲自  
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  
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  
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  
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奧  
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奧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奧破吐蕃於  
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鬻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  
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  
失守君奧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勑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  
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

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謚如太常繇是定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  
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  
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大宗之政皆說倡  
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  
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  
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  
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  
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  
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  
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  
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  
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

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垍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垍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之初贈太子少傅子濬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垍尙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垍厚卽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垍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

幸內宅顧垍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婿垍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垍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錢澨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垍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垍爲盧溪郡司馬垍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垍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卽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十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垍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

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壞類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蘇瓌子頰帝不納其言○臣德潛按不納其言謂玄宗不納頰諫立靖陵碑之言也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較合

張說傳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舊書三百戶

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僕太厚云云○舊書作徐堅語

說子均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舊書作戶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咷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

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顚顛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寢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

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  
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  
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遜仕爲靈昌令遂爲縣人懷慎在童卯已不凡  
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  
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  
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  
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  
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  
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  
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  
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

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  
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  
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媿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  
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盩乃小小  
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  
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  
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  
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  
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  
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

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賄餉狼籍剗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爲

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

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廬從愿候之見敝竇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梔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憐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鄂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奐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

壞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尙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謚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畤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灌場爭利元紘敕吏盡

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瑩白知慎坐支調失宜  
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戶部侍  
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  
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  
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  
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尙矣今百官所  
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  
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  
補矢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  
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  
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旦太宗別置史館  
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

帝前帝不懼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遜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

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脗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遺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不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昆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

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漪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卽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匱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旣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

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卽位  
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  
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  
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  
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  
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  
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  
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  
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  
夔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  
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禮遇之不敢加  
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

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播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

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咷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  
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  
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  
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  
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  
流鑿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  
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  
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  
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  
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  
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

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贊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益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轂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

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

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寶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塞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減減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

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  
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  
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  
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  
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  
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雞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  
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  
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  
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  
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闢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  
太子贊善大夫九齡第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袞寢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蠻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尸僵血流齒骼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實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鄂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

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絲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闈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闕喚仗于時族夷將相讐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骸骨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笮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駿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刲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襄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襄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

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襄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璣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

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治洪汰混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鉉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汰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汰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汰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湜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汰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

滉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滉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恨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剥人亦容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卽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遺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

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  
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混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  
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混功多時里胥有  
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混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  
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  
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  
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塉壁起建業抵京峴樓  
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  
丘溶督役日數千人溶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壘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  
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  
營壘教習長兵毀鍾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混亦總兵  
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混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

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辦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滉旣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滉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復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予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滉入關滉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秀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二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

抗疏申執混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混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  
混修屬吏禮混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混曰宜早  
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混以錢二十萬緡  
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混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混上  
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  
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  
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  
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混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  
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犬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  
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混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混雖  
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  
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混見卽撤去曰先  
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

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櫨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混侍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混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奇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臯羣終國子司業

臯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譏混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

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汎觀察使叔文敗卽拜節度從  
鎮海入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  
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傅恩加檢校  
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  
贈太子太保謚曰貞臯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  
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  
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  
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  
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  
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  
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懨痛迫脅之音盡於是  
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

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  
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  
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  
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  
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  
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  
卽治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  
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  
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  
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  
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

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灑不振也觀玄宗

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雞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盧懷慎子奐前守劉巨麟彭果皆以贓敗○舊書作劉巨麟彭果  
杜暹子鴻漸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舊書五上  
表乃從綱目亦作牋五上太子乃許之

張九齡傳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舊書作右拾遺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舊書子名極

韓休傳遷太子少師○本紀作太子少保

休子滉造樓艦三千艘○舊書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休孫臯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于道○舊書作二年卒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裴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麟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閼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

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鄆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

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  
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譖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  
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佃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  
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  
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佃  
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  
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  
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  
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  
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  
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  
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  
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

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  
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  
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  
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  
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  
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  
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  
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  
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  
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  
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  
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

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艤津湊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楊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在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弊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竇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

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先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達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

奪嚴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  
淫聞於上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  
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  
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  
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  
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  
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  
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  
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宴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

傅致宴罪言之帝不聽遂誅宴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旣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尙書從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虛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殷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悅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輦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縉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

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士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鳩鷗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薦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旣退帝召

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驛導盈闕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迴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已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憮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

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  
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  
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  
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  
白鷺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  
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効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  
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  
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備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  
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潔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  
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太和道之或行  
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  
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  
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

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尙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僥幸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

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  
刺史王丘鑰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灝遣使供帳不施錦  
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  
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  
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  
弗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  
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  
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  
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  
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  
運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  
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寢廣運數倍  
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

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尙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

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感夏生長時並停  
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  
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  
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  
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  
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  
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  
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按  
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  
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  
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

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孰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信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忮弘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張嘉貞傳遂出爲幽州刺史○舊書因出爲幽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珍做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三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密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卽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笞督過程人多死珦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珦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珦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

多所含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兌州都督謚曰文

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會稟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珦老請解職奉養珦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旣糊名校判而晉獨事實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劫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己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慈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鷺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擒其姦黨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

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仗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誤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慚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

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瘠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杌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謚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

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炯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贍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炯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溢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旣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

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  
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  
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  
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  
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  
胄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  
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  
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  
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詿誤皆流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  
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  
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

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驚爲治所居人吏畏讐呼爲阜鷗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  
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  
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己獨居正異操  
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  
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  
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  
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  
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踶  
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  
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  
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

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  
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  
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  
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  
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  
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  
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  
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慚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  
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  
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  
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頌擇殿中侍御史  
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彊與齊澠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

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州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

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  
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  
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  
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  
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  
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  
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鳩鵠溪鳩南方若  
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  
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  
放所玩讌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  
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  
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

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汙詖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士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

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媿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

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  
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宅日問曰吾  
不敢冀房杜此爾曰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  
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  
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  
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帯幕聯亘上食凡千舉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  
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  
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  
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尙誰居者是時  
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  
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

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錢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濬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糸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襃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遜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檢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宅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

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  
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四

裴崔盧李王嚴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晉隋大業中爲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唯晉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早孤母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

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  
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  
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  
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  
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  
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鄖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謐以文法稱而子餘  
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業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  
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  
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  
子餘執對不撓遂訶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  
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謐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無媿矣子餘居  
官清家閭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  
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蘇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  
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  
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  
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  
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  
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  
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譽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  
侍

崔汭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龍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  
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  
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岑羲歎曰君今郤詫也薦爲  
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

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汚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汚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板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汚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汚旣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汚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兩潦敗稼汚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修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邇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紹請坐增邇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汚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故有玄酒

之奠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圓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嫌也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汚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

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士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祖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累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摘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

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  
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  
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  
事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  
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  
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  
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  
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  
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  
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聞喜  
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  
書卽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謗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

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  
使偏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  
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  
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  
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  
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閻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  
書慰勉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  
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  
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餽魂可也帝不許  
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卽  
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  
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  
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

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櫓北還謚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晊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宅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絲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汚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

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  
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嵩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  
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  
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  
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  
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  
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  
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  
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  
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  
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  
廷中責晝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

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遜用爲中書舍人遜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遜也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詔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諱諱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

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  
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  
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  
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  
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  
之故武奮然以鐵鎌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  
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  
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  
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郡尹  
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  
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

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  
掊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  
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  
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  
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  
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  
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宅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  
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卽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  
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  
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  
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

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慚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潁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旣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慄而瘖臥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

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  
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綏銀節度張煦  
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守真傳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舊書作汴州司錄

崔迺傳戶部郎中楊伯成○舊書作陽伯城

李朝隱傳謚曰貞○舊書作謚曰哀

嚴挺之從孫綬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舊書作尋檢校司空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珍做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邑 撰

列傳第五十五

裴陽宋楊崔李解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  
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  
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  
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  
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  
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爲李  
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漼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  
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  
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戒此天人常應也今

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嘆之擯職爲此發且  
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  
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  
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  
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  
爲多拜御史大夫漼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  
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  
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棋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  
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  
偕來旣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  
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賚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鸝雀詵曰愛其女必以

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錢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疎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卽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

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顏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顏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諳

諳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諳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諳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諳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

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  
鐵使時關輔旱諱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內幾何諱久不對帝復問  
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諱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  
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  
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  
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卽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  
時大行將藏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諱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  
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諱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  
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諱上疏曰諫鼓謗木之  
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  
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諱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  
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

五世爲河南諱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羈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遊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胄屹然不沮懦少遊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讐窮撫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贓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卽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

其管記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入科皆中調將  
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爲御史楊再  
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  
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  
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  
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  
白聞魏州人稱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  
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  
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  
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郭斷居庸  
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

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瘴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

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  
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  
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  
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  
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姆饋孺予以餅妻僞受而棄之  
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  
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  
者民寃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  
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  
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累擢侍御史  
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  
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  
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

言利病尤詳帝資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嗛默  
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  
起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  
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  
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餘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  
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  
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  
學之異者入太學漸瀆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  
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  
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  
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  
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

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  
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  
貞陽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據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  
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  
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砾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  
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  
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儻曾孫解褐左玉鈴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  
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弟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  
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  
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  
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  
百縑孫侄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

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顚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卽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

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邦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軌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憎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闢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絲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修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己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

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裹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爲之尚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躐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

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三十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裴漼弟寬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沈炳震曰舊書刺史韋詵爲按察使引  
爲判官以女妻之官與名俱不合

贈太子太傅○舊書作贈太子少傅

李尚隱傳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臣德潛按舊書時姚珽爲同州刺史甚禮  
之

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沈炳震曰舊書景龍中  
爲左臺監御史

代王邱爲御史大夫○舊書作代王鉢爲御史大夫

東都留守爵高邑伯○臣德潛按新書在代王邱爲御史大夫後舊書在代王

鉢前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

李適之恆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爲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僂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塗昭陵闕中詔可襄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爲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

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

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鑒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鑿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尙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感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尙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尙

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鉄砧尙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尙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諹皆齟齬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尙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峘嶧峘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

難治勉摧姦決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潔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暉南鄭令暉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卽拘暉爲請得免暉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詔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

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旣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

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  
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  
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  
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  
收僞符獻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  
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  
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驕倪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  
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  
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  
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  
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舊州刺史王顥積姦贓屬蠻怒畔去夷  
簡逐顥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  
夷簡輒廢去謂樂禮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

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  
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  
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  
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  
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  
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  
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己  
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曰五色造語警拔士流  
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  
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  
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  
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博乃至時號八

博士學士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太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  
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  
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  
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  
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  
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  
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  
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  
爲彊宅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  
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  
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  
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  
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

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  
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  
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  
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  
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  
殺太甚則致陰滲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  
慰安之帝曰善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卽贊曰  
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  
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  
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衛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  
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  
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  
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

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  
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  
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  
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  
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  
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  
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譙走塵起百官或轡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  
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  
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  
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  
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  
其直代百姓配緝天下非藥物茗果宅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  
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

遺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

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逼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宅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日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卽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第福字能之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鄆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黨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

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卽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傅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郭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驥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涖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達以澤潞邇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

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卽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三日歸心急。知君欲還誰。  
故人不來春又老。知君何事未容歸。  
獨坐空房悲白髮。念君如去年。  
昔相送離家。年大半多年。  
南歸尚有期。北歸誰可期。  
長歌當思歸。醉酒當忘悲。  
世間事何似。離別更堪追。  
爲君一愁絕。誰解此中懷。  
因君贈此詩。寄上故人知。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李勉傳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臣德潛按舊書末年至者四十餘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書爲允

以太子太師罷卒○舊書作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

李程傳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沈炳震曰舊書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石傳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沈炳震曰新書不載父名舊書父朋新書宗室表名鵬

俄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作檢校司徒

李回傳徙撫州長史卒○沈炳震曰舊書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縑寵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卒據此非卒於撫州長史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太宗詔民耕桑出桑林不得犯桑樹不得侵奪桑樹不得

桑樹不得侵奪桑樹不得侵奪桑樹不得侵奪桑樹不得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邑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章蔣柳沈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忘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妾受不爲忠妾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

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  
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  
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  
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  
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  
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  
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閭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  
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  
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  
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  
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  
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

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  
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  
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  
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  
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  
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  
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  
概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  
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  
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  
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  
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  
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褒服之明驗今陵廟  
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輶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  
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  
鞍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  
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  
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  
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  
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  
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  
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  
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

部尚書贊曰文六子貯鍊彙秩迅迴

貯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貯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穢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涇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廩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

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閩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  
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  
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蒞史官著  
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鵑漸自劍  
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  
政幹彊濟野嫗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  
金紫徙常州混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  
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卽厚斂廣貢奉以結恩  
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迥以剛直稱第進  
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安史亂迥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  
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

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譏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

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榦夷芟略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棟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

卽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  
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鵠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  
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利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  
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  
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  
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  
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  
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  
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  
以爲訕己卽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  
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剮絕  
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

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無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競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曠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競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競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  
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  
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  
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  
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賊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  
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  
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競在  
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  
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  
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競等赴館撰錄進封長  
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  
競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恆王傳雖年  
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競敘事簡核號良史

晚節稍疎悟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斲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倪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間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卽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旣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

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譏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續逮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污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倉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道迪學業亦亞述與道對爲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

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卽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

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廷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

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還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背可乎曰背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授乂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乂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

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咤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乂論譏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信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曜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曜閨門無噍

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宅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卽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漁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璪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璪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初芳

國朝文獻卷之三  
永泰中按宗正譏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環因召對帝歎  
新譜詳悉詔環擴撫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粟料遷中書舍  
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環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  
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  
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  
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朞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旣親郊廟慎祠  
事勤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  
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  
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  
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  
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  
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覲朝廷之禮

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棐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與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觀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澨先朝露觀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士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驥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旣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旣執政薦旣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旣濟奏議以爲

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廁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尙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閼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諡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間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斂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柰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寶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

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諸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授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諭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橐史殘課請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

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烟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擎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衰撥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憤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

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柳登子環○舊書作冕子

柳芳子冕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沈炳震曰舊書以政無狀詔以閭濟美代歸而卒無贈工部尚書之文贈尚書者係冕之兄登

沈旣濟子傳師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舊書作左拾遺

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舊書作尚書左丞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詩卷一  
嘉祐二月  
蘇軾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周易傳說文集序○蘇軾抄錄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八

二郭兩王張牛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狃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馳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

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  
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  
衛中郎將王惠齋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  
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  
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  
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訕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  
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  
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  
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  
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至達延乞力徐  
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晙等相掎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  
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

燭  
爛趺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犧牛甚衆旣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奐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子英傑英乂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英乂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

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號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卽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鉏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爲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乂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

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  
邏寇大斗拔谷君奐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  
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奐凱旋玄宗宴君奐及妻  
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  
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謂君奐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  
不一進戰奈何君奐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  
世爲酋長君奐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奐  
怒數督過之既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奐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  
卽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渤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  
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  
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奐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  
至甘州護輸狃兵發奪君奐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奐引帳下  
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

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儻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奐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

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堦不可蓀常澑雪水漑田是時渠堨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遇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州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卽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

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蹊其稼知  
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  
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  
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  
走還汴獻誠不內藉所統兵以州降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  
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旣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  
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  
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  
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  
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  
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  
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

徙杞世服其不撓子煦積閥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鐸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茫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

北至壠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鑑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鬪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

蹊軍後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  
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  
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  
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譟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  
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  
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  
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  
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  
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時出奇  
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  
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  
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  
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  
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  
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  
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  
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  
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  
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讏口有如不  
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  
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  
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  
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  
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  
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

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鶴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奐召爲判官君奐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嗇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卽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

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  
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  
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  
忿然曰朕且用康譽蓋恚言也有爲譽言者譽以爲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加  
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謚曰貞簡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郭知運子英傑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  
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臣德潛按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幽州副  
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舊書亦作二十一年新書誤

郭知運子英乂以功實封三百戶○舊書作二百戶

張守珪子獻誠擢山西道節度使○舊書作充山西道觀察使  
王忠嗣傳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沈炳震曰舊書攻米施可汗走  
之兩書皆天寶元年事也元宗本紀斬米施在天寶三年以走之爲合  
牛仙客傳卒贈尚書右丞相○舊書作贈左丞相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